

Contents

卷首语

《从布鲁塞尔到上海》

文艺苑

《逝去的与毁坏的》

《〈万箭穿心〉观后感》

《浪淘沙·残梦》

《浣溪沙·楠庭》

我与学姐聊聊天

《学姐，矛盾是什么，可以吃吗》

在行动

《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化》

《我的寒假社会实践感想》

时政点评

《春晚为啥不好看》

理论浅谈

《漫话现代经济神学》



卷首语

各位新生朋友们，18岁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一代大多数普通青年的一员，我与诸位一样，懵懵懂懂地踏入大学，憧憬着许多浪漫主义的冒险，并在自我陶醉中不断将之升华为所谓的个人“理想”，比如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不幸的事实是，最后我失望地发现，爱情的“奋不顾身”基本上只能作为纠缠女生楼宿管的理由，而旅行的“说走就走”更只是随时旷课的借口。

小布尔乔亚式的“理想”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具体以什么形式发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只能给人带来虚假的快感与自我满足。很多人在荷尔蒙的刺激下做出轰动一时的事情，而事后那些诸如“自由无用”等等以所谓青春为借口的申辩却成为他们失败最贴切的注脚。

我想，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

同学们，您可知道，在您阅读本文的时候，美国的快餐员已经13年没有涨过工资，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再能够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日本的一亿总中流破碎为“下流社会”，西班牙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50%。

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供你我迷梦的温床了。资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是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失业以及贫困都只不过是危机最外在的表现而已，深层那结构性的矛盾怪兽一样吞噬了多少代人辛苦积累下的物质财富。人类历经千辛万苦才展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美丽画卷，却因为私有制的枷锁，而涂满了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丑恶嘴脸。而那些改良主义政府们一面对人民高喊要控制资本的贪婪，另一面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从人民手里收取更多的税赋来补贴“民族”的资本。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社团，就是希望团结更多的力量，使人类社会摆脱资本的束缚；就是希望继承一代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就是希望继承布鲁塞尔回荡着的那声“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的快意诗篇。

就是希望继承勒那河畔传响着的那句“旧世界的确是一堵墙，只是这墙早已腐朽，一推就倒”的壮语豪言。

就是希望继承纽约杂志社里保罗·斯威齐“哪里有革命，哪里就需要文化革命”那笔耕不辍的坚守；

就是希望继承圣地亚哥临时法庭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大义凛然的张扬。

就是希望继承北京胡同里晚年丁玲“我对共产主义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百折不挠。

就是希望继承上海弄堂中自由非奴隶，进步非保守”的意气风发。

从布鲁塞尔到上海，斗争从未停止，共产主义者幽灵一般跨越整个世界，游荡在每一处99%与1%的对抗之所；从布鲁塞尔到上海，斗争从未停止，共产主义者诉说着冰冷的事实，扯下一个又一个伪善的伪装，揭穿一个又一个虚假的谎言；从布鲁塞尔到上海，斗争从未停止，共产主义者怀揣着火红的热情，面对攻击、污蔑和迫害，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行无愧怍心长坦，身处艰难气如虹”。

也许我们并不会使历史有什么改变，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有为后来者铺路，但只要我们像往世的共产主义者一样默默地，不懈地奋斗，我想最终我们都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所感到的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文：鸡脖 苏红）

一部文学作品要能够引起更多共鸣，就不能脱离时代的土壤，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读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都不能离开“政治”和“时代更替”这两个话题的原因。同样的土壤之上总能开出不同的花，所以虽然出自同一时期，但每一本书都还能带来新的体验。城墙、河流、老庙、码头……张炜在《古船》中设定了一个近乎隔绝的洼狸镇，在极具张力的语言和富有层次的思辨中，开始了对历史独特视角的讲述。这是一个古镇，这又绝不仅是一个小镇，时代激荡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逐次登场，血腥与人性，守旧与革新，屈服与抗争，这一切都在带给我们一种紧张压抑的感受。

逝去的是那个曾经辉煌如今却开始沦为落后腐朽的时代，毁坏的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的人性和理想主义。

无论是远销海外的粉丝，消退了的河道，还是古城墙的断壁残垣，都昭示着洼狸镇曾经的辉煌。然而正如同曾世代风光的老隋家终于走向它的没落一样，这个古镇面临着时代的淘汰浪潮冲击。隋不召、隋抱朴这两代人对于家族和时代都各自展现了不同的内心感受和抉择，抱朴和见素两兄弟一个沉默克制，一个冲动热血，他们的冲突我想可能也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个人欲望和高尚无私的冲突。至于隋不召，则更为复杂，对古船的执着如果说是辉煌过去的不舍，那么与老李家的友谊就应当是一种对革新的支持，他身上的矛盾或许也是处于转型之中的时代的窘境。接下来就是权力与暴力的象征者——老赵家，道貌岸然的四爷爷、残暴冷酷的赵多多，他们的存在似偶然又似时代的必然。《古船》以三大家族的纠葛兴衰为主线，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见欲望看见高尚，看见高傲也看见悲凉。

《古船》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独特的魅力，而其中的女性形象也值得细品，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也是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折射。在这些女性身上既有一些古往今来所有女人的共性，也有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个性。闹闹、大喜、含章这些属于洼狸镇的女孩子，她们或美丽或平庸，但这些年轻而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衰落古镇最靓丽的风景，同时她们拥有对爱情的热烈渴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甚至她们的勇敢让许多男人都汗颜。闹闹的性格有几分泼辣，欢脱美丽的她身上具有一种不畏强暴的勇敢和坚强，但对抱朴的爱也展现了她忧郁柔情的另一面。含章为亲情牺牲了爱情，却始终没有忘记深爱之人，隐忍克制的她最终在“绳子”和“剪子”之间选择了“剪子”。还有为见素报复赵多多，即使被弃也不含怨的大喜；始终高傲直至自焚，却在死后惨遭侮辱的荀子；因为抱朴的软弱而痛苦不堪的寡妇小葵；甚至精明能干却始终难以看透的张王氏……这些女子都是在时代的大潮、在男人的权力斗争中极易被忽略甚至沦为牺牲品的弱者，但张炜把她们塑造得极为动人。在那个压抑沉默的时代，这些女性身上却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反抗意识。这些小细节可能相对于时代巨变来说微不足道，但张炜对她们的描摹却充分展现了当时妇女地位的改变和自尊意识的觉醒。荀子坚决抗拒赵多多的调戏，小葵在对抱朴失望后毅然出嫁等等都体现了她们开始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而不再是传统社会里盲从的弱者。

《古船》的主题大概还是拷问历史、反思历史，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在张炜的笔下充分暴露了其血腥冷酷的一面，很多在历史书中被粉饰的事实，作为一个有道德感和忧患意识的热血青年作家的，张炜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真实的揭露和剖析。《古船》的基调冰冷而血腥，然而冷酷和血腥的其实是历史本身。洼狸镇就像一个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对道德的坚持和对个人欲望的无措，对理想的热情和对现实的失望……都在一个小镇的和粉丝厂的命运中展现。热衷发明与科学的李知常和沉醉于《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像是一道微光透过这个没落古镇的黑暗尘雾，却又始终前路不明。

“人的命运或许就如古船，被浪潮抛掷，随时倾覆。”曾看过的书评如是说道。我更愿相信“古船”这一意象其实是在时代浪潮中旧文明的飘摇，这艘船究竟是固守过去从而沉没，还是选择走向新生？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张炜的回答，或许就在那转动的变速轮和薄薄的《共产党宣言》之中了。

(文：阿藏)

“命”与抗争 ——电影《万箭穿心》观后感

《万箭穿心》讲述的不是一个捏造的家庭伦理剧，而是能引起人强烈共鸣的个体对命运作抗争的故事。或许在这个时代，出身相同阶级的我们本就有相同的命运：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亦然。

主人公李宝莉早年强硬的性格使丈夫马学武倍感痛苦，以致在婚外情被抓进而被下岗后选择跳江自杀，李宝莉便毫不犹豫地放下身段做了“扁担”（挑运工），以挣钱维持她的家庭。一晃十年，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朴实的劳动妇女。导演似乎还想表现顽强的李宝莉以劳动养家为荣，却忘记了还有很多下岗家庭为了生活会去乞讨、出卖肉体，甚至因贫困家破人亡。在影片里，李宝莉不相信“命”，不相信新家“万箭穿心”的风水，偏要说那叫“万丈光芒”。就像千万普通母亲一样，前半生坎坷，但只要孩子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便有机会提升自己乃至全家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于是觉得高考之后意味着幸福，只要打赢高考这一战，就是战胜了“宿命”。

这十年，李宝莉改变了性格，流尽了汗水，就像亿万普通人一样，再大的挫折也不能将其击倒，但却好像冥冥之中真有某种力量在操纵一样，终究掌握不了未来。高考之后，因父亲的死一直心怀怨恨的儿子小宝，以战胜者的姿态宣布与母亲断绝关系，将李宝莉赶出家门。

对于从未走出校园的小宝，生活也同样是一场抗争。他没有看到母亲的汗水和在自己面前的谦卑，没有看到奶奶和母亲在经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看到生活的许多身不由己。但他还是模糊地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要逃离这痛苦的生活，要逃离家庭，不是像父亲一样选择死亡，而是要考上大学，在经济上独立，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摆脱原本的血缘和经济关系的束缚，忘却不开心的一切。

但小宝终究不明白“命”究竟是什么，谁能保证不会再次被它捉弄？待也新的城市组成新的家庭，缔结新的社会关系，谁能知道那不幸和痛苦会不会重演？

男权社会的一家之主理应是丈夫，马学武却因为出身农村而一直在李宝莉面前抬不起头；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需要在家庭内部完成，所以失去丈夫后李宝莉对挣钱养家责无旁贷；丧失独子的小宝奶奶只有抓住了孙子和房子才是有所依靠；最后母子决裂时再次将关注度锁定为房子，因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延续，失去房子的所有权意味着没有保障的生活……

——不错，所谓的“命”，那迫使我们去抗争、决定我们与命运抗争成败的东西，就是既有的家庭、经济、社会关系。影片中的人物都没有看到命运的真面目，所以即使离开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也难保不会更加不幸。个体的抗争注定是无力，即使看清这一切也是一样。

导演硬是要说马学武是李宝莉逼死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下岗——本来作为厂办主任在家中就没有地位，失掉工作后要拿什么养家？还剩多少发言权？能够决定如何赡养老母亲吗？我们联想到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失掉做人的尊严，多少个体被迫走向联合、以非常规的方式去上访、上街、静坐、占厂，于是问题便由个人变为了集体的抗争。或许是导演害怕谈论这种事吧，变革社会毕竟是难以想象的。但只有当我们将目光从个人身上移开，才会看到希望，我们再不是在默默忍受中挣扎直至灭亡，而是拥有更强大的、可以撼动命运的力量。与集体“宿命”作抗争，更难于个体的反抗，但团结起来的人们，也一定比孤立无援时更加顽强。

（文：尤湘）



浪淘沙•殘夢

夢斷意難排，更漏傷懷。滿階桐葉鎖秋簾。天靜風涼空影暗，月晚生寒。

何事正愁眠，掩面斜翻？想得長夜訴情緣。時念舊人催淚雨，恨卻闌珊。

浣溪沙•楠庭

雨后楠庭映碧琉，雲舒水淡柳風柔，隔花啼鳥醉人游。
葉碎草深春色淺，綠肥紅瘦翠梢頭。也無思念也無愁。

（词：雪菲力）



我和学姐聊聊天

云云：我看了马基课本，物质理解了可矛盾还是不理解，想跟你谈谈矛盾。

淳哥：矛盾就是一种关系，从考试的角度很好理解。

云云：举个例子吧，上课时的例子没有搞懂。

淳哥：比如说，正电负电，正数负数，多和少，都是矛盾呀。我以前说过，男和女就是矛盾，就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男和女可以通过变性手术而实现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转化。

云云：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又是统一的？

淳哥：成绩好和坏就是对立的，没有好，也就无所谓坏，但是成绩好的不努力就会下降，成绩坏的努力就会上升，这就是转化。当然，也有同归于尽的，例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就是同归于尽呀，因为二者矛盾转化了。

云云：那根本矛盾，非根本矛盾怎么理解呢？

淳哥：矛盾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决定作用的，那就是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发展方向和性质的就是根本矛盾。比如说你是学生，那么，对于你而言，学习方面的矛盾就是根本矛盾。

云云：那学习方面的矛盾是什么？

淳哥：肯定是学习，那就是你跟各科学学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社团，也不是谈恋爱。

云云：我的各科学学习就是我的一部分呀，为什么它们会独立出来跟我产生关系？

淳哥：不是独立出来，而是内在与你的各种关系之中。你与学好各科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你也是你父母的孩子，也是你男友的女友，也是暗恋你的人的情人，但是，你同时身处于这些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呀。当然，你与各个科目之间的关系，还有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通识选修课的关系，所以，矛盾关系的划分是一个相对而言，又是一个参照系呀。

云云：你说矛盾是一种关系，那不应该是两种及以上事物之间的关系吗？

淳哥：对呀，一个人身处于多重关系当中，也就是身处于多种矛盾当中；但是，俗话说，到哪山唱哪歌，就是说，你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根本关系，那就是根本矛盾。

云云：那，矛盾着的对立面是我的物理与化学呢，还是我与物理呢？

淳哥：一旦谈到矛盾的对立面，一定是具体的矛盾的双方。矛盾的关系有多种，但矛盾的双方只有两个。比如你和你的老师，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数学。

云云：谈到矛盾的普遍性就不具体了？

淳哥：可以这么说，但是，普遍性正是多个具体性的抽象总和。没有多个具体的抽象综合，就没有普遍性。如果，你只有一种矛盾，那就是你和你的男友，那么，也就谈不上普遍性了。为啥？你只有一个矛盾，何来普遍？

云云：我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这些关系，这就是矛盾的斗争。调整地越来越好所以矛盾在斗争中发展了？

淳哥：矛盾就是关系，但是，你的关系肯定是有主次之分的，那种决定你性质的关系就是根本矛盾，而任何一种矛盾（关系）之间，都涉及双方，而双方之间也有主次之分，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各种矛盾的主次之分，就等于说，解决问题要二分法和重点法结合。

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化

——寒假实践后的随想

在走出校园之前，我不会想到上海竟然遍地都是工地，竟然有那么多的城中村；不会想到除了有市中心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平米的楼盘，还有城中村里月租几百块的违建瓦房，没有热水，没有厕所，在村头有卖蔬菜和衣服的摊位。

在大学里听老师和同学谈论酷炫的前沿科技，感觉家乡落后了上海二十年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到打工者聚居处“复古”的生活方式，不会想到工厂里原始的生产方法——上海的另一面，又仿佛落后了时代三十年。

原本以为这社会的最上层遥不可及，却忽然发现，支持这社会运转的最底层也同样远离我们的生活。

在网上购物时，我们会对物流的迅速感到惊讶。后来我卸了整卡车相同的货物，看到开长途疲惫不堪的司机，在流水线上对产品按订单分别包装，将堆积如山的快件按送货地分拣，才明白单个买家和单个卖家的交易都是社会大生产的一部分，是一笔笔的订单构成了商品交换的洪流。

再看超市里塑料封装的日用品和食品，不知道是东南亚还是南美洲产的水果，印着各国品牌的服饰，包含人类智慧的电子产品，发现现代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不仅是“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消费者更是连生产过程都看不到了。把生产过程掩盖起来，人们就不会看到雇佣关系，不会看到剥削；消费者在购买精美的商品时无法联想到商品的生产条件、商品的生产者的生存条件；在机器批量生产的时代，人们追求“手工制作”，却不知道每件量产的产品以及生产它们的机器，都已被几百双手摸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成了的生产，所有的商品都只要用、也只能用金钱购买，于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便仿佛是“万能的”了。

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由于分工——我甚至怀疑：每日重复相同操作的一线工人是否也不清楚完整的生产流程？——公司总裁当然更不需要清楚啦~

同样也是越来越细的分工才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由一个人来完成一部手机，需要丰富的知识，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大量的设备闲置；将其划分为无数简单操作后，便可以交由最普通的工人完成，而又大大提升产能了。每次做新的工作，都能在一小时内上手，纯粹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挑战，而非智力上的；每次对重复的动作感到无聊时，都会发现今天我又经手了上千件产品了。

或许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显得不是那么浪漫，但我们不能以此责备生产力进步，不能责备分工，需要反思的是劳动分工对人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分化。机器、原料、厂房、交通工具，这些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当它们变为了资本，便凌驾于它们的创造者之上：为了节约成本，就要让工人更快更多地劳动；工资相对机器价格来说少得可怜；运输的时间分秒必争，工人加班则越长越好；当某一个工人被限定在某一个固定的岗位上，他只需要重复相同的、简单的动作，流水线的速度控制着他的速度，交付订单的日期决定他休假的日期——在工作时，他是生产线的奴隶，下班了才开始作为人的生活。

假若工人不是被绑在某一固定的岗位上，而是可以尝试不同的已被大大简化了的工作呢？假若人的经济地位不是因为岗位的固定而固定，不劳而获者不是领取普通劳动者几万倍的工资呢？假若人的社会地位也不由分工决定，不再是社会精英受人吹捧、干苦力活的受人鄙视，不再是有班上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失业的无事可做、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尽情享受生活呢？——生产的分工和人的分阶级是两回事，是可以分开的。

不过，人分为不同阶级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事——虽然生产和消费是社会化了，机器、原料、厂房这些生产资料却依然是私人所有的，那么拥有资本的人自然有权力、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巩固，要求其他人在固定的岗位上工作，获得固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掌握了资本、掌握了权力的人才能够向上爬；当资本也为社会所有了以后才能消灭人的分化。

怪不得社会的顶层和底层都叫人觉得陌生。舆论表达也被纳入分工：我们平日里所听到的，是处在中间的人对上层人的生活方式的幻想；是高高在上的人代替劳苦大众述说他们的苦难。

阶级差别越来越固化，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越来越少，要打破这种分化，就需要在实际行动中向上或向下融入其它阶层：要么当上CEO，赢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要么到普通劳动者中去。

——所以欢迎大家报名今后的日常的、小长假的、寒假的、暑假的实践。

(文：夏惠波)

我的寒假社会实践感想

这个寒假，我参加了一个社会实践——去一个叫肖塘镇的地方打临时工。

其实，实践之前，我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但临时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还是让我很惊讶。

我们在一号店物流中心干分拣货物的工作时，一开始我还觉得这个工作不会很累，但我错了。我们从上午十点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半，除了中午休息一小时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休息时间，必须一刻不停地走动搬货。傍晚，我从车间出来的时候都快走不动路了，而那些工人还要再干到晚上十点钟！就连当了很久临时工的工人都对这份工作的强度有所抱怨。

在昂晨电子的如同囚室一般的加工车间内，如果不到吃饭的点，我只能一直呆在自己的位置上，用已经快花了的眼睛检查电路板上和芝麻粒一样大的焊点有没有问题。工作台两边的换气管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估计我那天一定吸了不少锡。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他们怎样才能坚持到月底、领到他们那份微薄的工资。

其实，在繁重的工作之中，我也有一点小小的欣喜，觉得自己终于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价值。但或许，当我真正像临时工一样，天天干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时，这种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欣喜就不复存在了。日复一日，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有口饭吃而拼命地挣钱，有什么欣喜可言呢？工作是永远的劳累与痛苦啊！生活在城市的中产阶级或许想不到，他们网购的舒适便捷是建立在这些工人的痛苦之上的。

社会实践结束以后，有时我看着自己的一些生活用品，就会想想那些生产它们的工人是是多么的不容易。大概我们的幸福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那些工人的痛苦之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去减轻他们的痛苦啊。因为如果不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就无法保证生产的高效，也就不能使社会的收益更大，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经济发展与道德总会有这样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或许是这个社会永恒的矛盾。

(文：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张兆晖)

春晚为啥不好看

最是一年春好处，如潮吐槽满帝都。

又到了一年一度拍砖春晚的时候，段子手的盛会，新媒体的福音。

我原本以为本届春晚将会中规中矩，大家吐槽吐槽就会熄火。谁曾想第二天，连我爸起来后都沉郁顿挫地说：“今年春晚不好看”，我想大抵今年春晚真的不好看罢。俗话讲，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雷彗星，而不好看的晚会各有各的槽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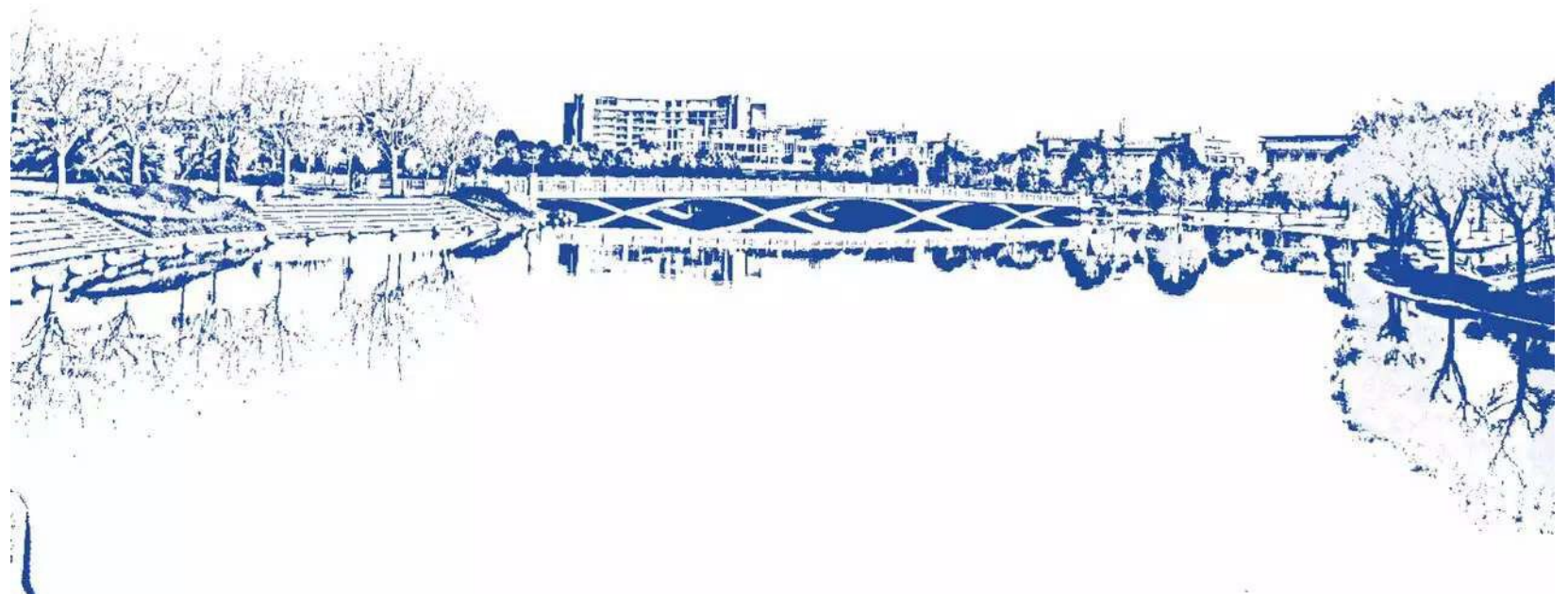
以此引申开来，大家恐怕更加困惑，集全国之力怎么就办不好让群众喜闻乐见的一场晚会？看上去不仅春晚一心求变求新，整个宣传媒体都在与时俱进，复兴路上工作室，共青团中央，做的动画微博微信声势也颇为壮大，我兔腹黑的形象也在一步步渗透到大家脑子里。可是，为啥中宣还是战五渣？我觉得从春晚出发，从人们最喜欢吐槽春晚的几句话就可以管中窥豹，可知一二。

1. “观众不喜欢看，不符合大家审美”

随便看看春晚的节目单，通篇老面孔的语言类节目、戏曲、通篇老面孔外加几枚小鲜肉的歌唱类节目、杂技、武术，在我们心目中恐怕汇报演出就是这种形式，小时候家里大人的茶话会自己单位搞的的新春晚会也概莫能外。但是晚会还是这样的晚会，人们所处社会的审美，文化空间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样板戏时代，人们的精神娱乐由政权各部分提供，并不存在所谓市场决定。尽管偷偷摸摸过年可能还会有堂会唱大戏，但官方的话语里合法合理的娱乐是不能被愚昧落后的活动所占据的。农村是生产队一起劳动生活，城市工人由国企或者单位组织，一部分精神需要就在这种大集体中被满足，平常的杨子荣铁梅阿庆嫂大家对此耳熟能详，每年的茶话会，团拜会就是最热门的娱乐活动，里面有什么？唱歌小品相声民族舞，不就是如今春晚的样子？

改革开放初启，人们的文化空间只是在官僚允许下放开一部分资本进入，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官僚结构的主体尽管一遍遍痛骂资产阶级黄色歌曲无病呻吟，但恐怕不曾畏惧过，因为整个文艺圈官方依然是老大，依然有着自信让费翔进来骗走亿万少女心。官僚与资本开心地共生着，人们的精神娱乐由市场以及“极权”政体共同提供人们的审美，被塑造成与当x



时春晚相一致的形态。电视剧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电影是《红高粱》、《黄河绝恋》，歌曲是“你是冬天里故乡的云”云云。人们平常接触的和春晚的并未有太大区别。随着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确立，市场的作用终于全盘发挥，人们的衣食住行由市场决定，阶级再生产由市场把握，至于人们的精神娱乐，政权越来越难以提供。道理很简单，提供这些需要资源，而一旦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自然只能由看不见的手提供，由资本“根据人们需要”选择人民怎么娱乐看什么。

于是乎，人们日常生活中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卡拉OK弹子房舞厅齐飞，歌曲更是遍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相声小品开始有崩溃迹象——无他，当年相声小品的艺人基本全是体制内，面对市场的冲击，直到体制被冲垮，郭德纲苗阜马志明赵家班开心麻花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相声小品才算有了立足之地——市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80、90年代马季冯巩郭达蔡明牛群姜昆赵本山的滋润也在于体制与市场左右逢源之时，身在体制内，在市场也有资本遨游，俗称文艺倒爷。

终于来到新世纪，市场的触角开始全面延伸，接管体制败退下的角角落落，国企改革，农民进城打工成井喷式增长，人们生活中各项需要基本上全由市场提供。这下子人们的口味就变得越来越既难调又好调，难调意味着市场的合理性，好调意味着资本的统治性。英雄天下无贼无极大片辈出，音乐行业也是港台横扫。人们的娱乐方式多样化，过去茶话会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可是春晚也显露出它的本色了，它需要照顾体制照顾利益集团，官僚放出了市场，并在其中快乐地遨游，但娱乐这些东西既然由市场提供，体制就不要瞎扯了，春晚就是瞎扯的结果，体制需要领导权，它的惯性使得它难以停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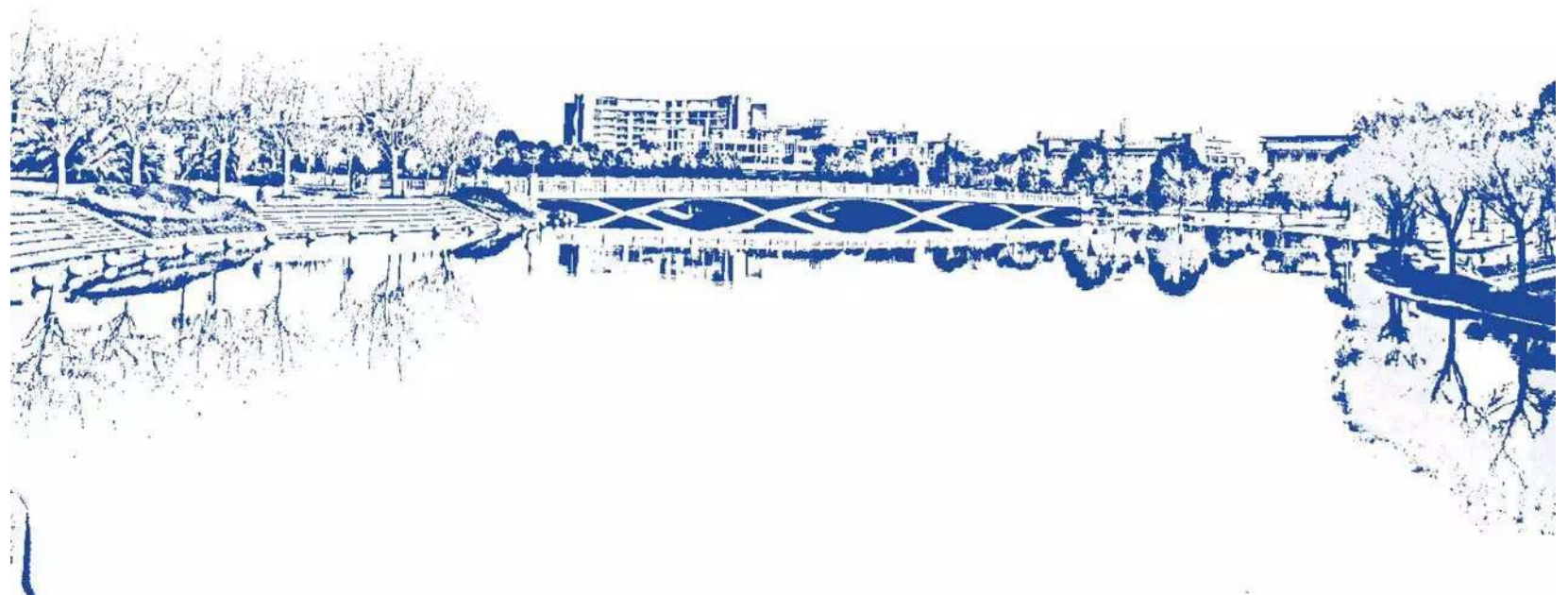
2. “春晚不是为了你们小老百姓，它是政治任务！”

平心而论，对于老百姓来说，春晚真的没有用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整天微博微信，唱歌看电影，娱乐方式众多，不需要春晚。

原来会有人说你们年轻人不喜欢，老年人喜欢啊，可是这样实在是侮辱老百姓们的智商，老年人们广场舞斗地主，天天电视电脑手机也是能接触，谁稀罕你们春晚。至少最近几年，我已经看不到这样的言论了。

80、90年代，春晚对于大家而言依然有实际上的娱乐意义，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很热闹。但现在，一大家子少了，社会的进化、再生产需要核心家庭，老年人自己解决各种需要而不是浪费劳动力也是市场所喜闻乐见的。至于热闹就更别提了，热闹因为什么？精神刺激不够、



娱乐方式单一贫乏，需要一个又一个高潮，社会主义时期那么喜欢运动集体舞热闹也是有这部分因素。而娱乐至死的市场经济社会，娱乐、精神刺激早已饱和，人们比起热闹更喜欢逼格。

不客气地讲，春晚已经失去了其实际意义了，它更像体制宣示主权宣示霸权的行动，更像一种惯性，一种不得不做的事。

它需要满足以下：宣示体制在娱乐上的霸权，因而央视、文工团独霸，听话的演员歌手才给上，而且民族舞杂技武术这种体现胸怀广阔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节目必须要有。节目的分配都是有讲究的，必须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可是这种各方的利益并不是市场决定的，因而和人们平常接触的文艺里面利益的对比没什么关系。不出错误，因而与其请郭德纲赵本山说不定黑一下，不如请老面孔歌德派的巨擘。领导满意，因而少黑社会，少写社会阴暗面，多写美丽的误会，多表演弱智的东西，领导至少不会批评。

而地方的春晚就少了这些羁绊，在举办时更多有市场有资本的作用，不是说市场、资本有多好，而是人们的娱乐已经被市场被资本塑造。

所以春晚现在更像是导演假装努力，人们假装感兴趣的一项互相忽悠。这种形势下，谁来都没用。冯小刚兴冲冲来导演，结果搞了几个节目领导就怒了，最后只能老套地继续搞，郭德纲苗阜的相声更是要多难听就多难听。只不过，今年实在是太无聊了，为什么呢？

3.“四个全面”

原因很简单，今年春晚是专门给考研学生复习政治用的。其他群众不考研，自然觉得不好玩。

言归正传，往年的考研政治往往是由相声小品复习的，黄宏的顺口溜我不下岗谁下岗，马家军是全国人民的兴奋剂，本山的风景这边独好虽然听上去蛋疼，但人家毕竟有点押韵而且蕴含在包袱当中。而今年主要是歌手唱主持人讲，赤裸裸连条丁字裤都不穿，白居易还懂油爆枇杷的好，这种一丝不挂的实在没啥美感。

当第二天我看到华阴老腔与谭维维，评弹与刘涛的节目并眼前一亮之时，一时恍惚春晚并没那么烂，可是很快便看到他们全是假唱的消息，这就是春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怪胎，体制需要它，但市场也许不需要它了。

（文：Pear）

